讀左補義

隱公
桓公

地

口 12
3126
2

讀左補義卷之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增參
男埴校

隱公二

癸亥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矢音屎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王子鄭叔武之後今山東寧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仲子桓公妾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攝位不敢以夫人之禮祭也宮安其也按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翟羽也○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序鄭上○螟蟲食苗心者爲螟災故書○音冥○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翬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翬音侯反）

僖伯首二句講事備物對起點出君字隨頓住君字一語領起全神而下向空事物講習也呈說來俱歸宿于此文脉肅括語帶鋒稜想見古大臣陳善閉邪禮儀之儀物氣象

南層俱順說主勢太重都

按鄭邑今河南長葛縣此書圍之始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彄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解大事祀與戎疏云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傳追言之也凡物講習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按度審度也軌法度之分限也禮運月以爲量法度之軌度取材用以章其采色謂之物言講大事以審法度之分限謂之軌度取材用以章物采謂之儀儀之采飾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除害也獮殺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穫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穫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穫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穫則取之無所擇也。

末段方實指觀魚復以皁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
當廢然反也李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譏僖伯不知
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
至病民此公之隱衷然公所謂暇日即閑風于駱繽武之
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
戰獸之齒牙皮革可充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
而不可觀魚隨手熟出農隙蓋逆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
明示以及時當爲之事耳公雖遁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
勤没後之思歟錄此諫章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杜解〕成師子以鄭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接今山西聞喜縣翼晉等舊都今翼城縣）王使尹氏武氏（周世族大夫）助之翼侯弃隨（按沃翼本末見桓二年）

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補注獻公末年晉魯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尚有與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後以秦師執芮伯以三國伐鄭卽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侯綿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爲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成師弒昭侯其子莊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至以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僖況此時欲伐王靈更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譖翼侯于王王誤聽之如桓十年魯父訴虢公王遽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逐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馮云他篇敘燕師伐鄭與戰作兩番寫此獨謀戰合寫

故翼而立哀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桓公衛亂是以緩（杜解）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呂氏曰曾會葬故書何與賊之討否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按今汲縣在四年衛人以東門役）

燕師伐鄭（按傅見鄭衛連兵不告故不書燕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今汲縣西）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公子（曼伯子元也）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字脫十一年申無宇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居之後為子元之邑故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杜以為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梟雄善為攻瑕之法則燕自有將不徒以師屬衛也

覘破燕將頗怯故令先犯燕師軍其前者燕師之前也軍其後者燕師之後也一明一伏布置已定三臣并出燕先落膽轉戰至制伏兵突起出其不意而燕師驚走燕敗而衛亦走矣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按逐莊伯而取翼）而立哀侯（名光于翼）

按明年翼侯立于鄂疑哀侯請于王避位號公伐沃曼奉王命可謂知義矣不書史無文也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邾國也疏云史記邾叔武武王弟也歸義州吁弒君而邾伯因之為利無人心矣因侵得人得不償失足為小人不義之戒）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社解萬舞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

前列叙四語二列爾頊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王伯厚亦以服說爲然又汪氏謂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于諸公明復以數八則伯當降于侯爲二子男復何降按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五等皆同何獨于佾有異傳于字將用八極等皆用六先儒謂廟制堂制五等皆同何獨于佾有異傳于力攷高以一諸侯下卽言大夫可見矣汪氏據公穀以駿左適見其謬劉一下字包括諸侯又謂士無舞特牲少牢也士有禮無用舞之儀按儀禮多不侯三句而魯及舞不獨特牲少牢也士有廟

之僭斥其中有祭卽有樂又何必有功也

簡而該重言而不復

汪云分點經於首尾作叙以用六兩字總結又變

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按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二則每佾八人。宋太常傅隆謂以八人爲列。降殺以兩。降其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王伯厚亦以服說爲然。又減二列爾。頊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王伯厚亦以服說爲然。又汪氏謂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于諸公。則伯當降于侯爲二。子男復何降。按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五等皆同。何獨于佾有異。傳于力攷高以一諸侯下。卽言大夫可見矣。汪氏據公穀以駿左適見其謬。劉一下字包括諸侯又謂士無舞。特牲少牢也。士有禮無用舞之儀。按儀禮多不侯三句而魯及舞。不獨特牲少牢也。士有廟之僭斥其中有祭。卽有樂。又何必有功也。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疏云。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風。東。南。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之風。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八以下爲六。爲四。擇而用之。可也。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份也。魯唯文王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用之。唯在仲子廟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份也。魯唯文王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用之。唯在仲子廟用六。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僭樂者不止于魯。傳述衆仲之言。絶大名分。凡肆夏。形弓。歌雍。八份。皆聖世所必誅也。又云節八音而行八風。見大樂與天地同和。晉之歌鍾。齊之康樂。鄭之淫樂。皆聖世所必絶也。十二公所載樂官樂律樂舞。皆以是爲準。廟無二適。故仲子別廟。桓未爲君。故聲子有諡而仲子無諡。考宮何以不稱夫人。夫人生稱也。何以不稱小君。其子未爲君而無諡。不反哭不祔廟。猶未全于小君也。然公以夫人賻六份。未爲害禮。初獻六羽。始用六份。而公以夫人赴王。以夫人赴王。故也。叙衆仲言正釋經初字之義。二裏者見羣宮之用八。如故也。

不流以對公也八份雍詩初用于文王廟後遂及於羣宮爾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杜解釋四）

非叙宋魯成年再見隙之始爲後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也（郛郭）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公知而故問補正杜說非人情）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公直辭謝宋實告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

邾人欲報邾田之役而以釋憾于宋告鄭申其欲也宋使請師公欲以救宋市德而飾詞以對拂其意也六年傳大書云鄭伯始朝王此時未至周也天子郊遂之民遽率之以伐國夫魯爲弱國猶以宋使一言兵止不發而王欲禁不能亦可見王積怒于鄭久矣傳點王師二字而鄭之罪不勝誅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甲子）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杜解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按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艾齊地今山東蒙陰縣西北有艾山此齊魯交好之始）○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孔疏渝變也變即更之義成之好也杜云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則平之訓言更復狐壤以前公怒而止鄭因此而來渝平曰公子辭公怒宋而鄭益殆故逃向黨宋長葛既取鄭恐魯從宋而魯猶未即許也至祊歸而魯鄭合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杜解翼晉舊都也疏云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受懷氏一姓九族五正者五官之長於殷時爲五行官長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遂世爲晉強家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也）納諸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按鄂今山西鄉寧縣）

九族舊臣五官之長及大夫嘉父皆逆晉侯于隨想見遺臣故老不忘君國一成一旅有志中興成則爲少康之靡

焉敗則爲漢之翟義劉崇宋之張陸或以爲止嘉父一人非也

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齊鄭一黨宋伐鄭而齊不得救者以魯爲之隔也于是鄭使反命而齊卽爲艾之盟因鄭而求好于魯也（說參本諸）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按傳例無大獲往歲鄭伯請成猶平也于鐘鼓曰侵）

陳陳侯不許五父（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按難謂難與爭也）鄭何能爲遂不許（義門讀書記周鄭交惡而陳桓方寵於王故不許鄭成）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止也）七全反從（隨也）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盤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易鄉俱去聲）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周大夫）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薀紆粉反信音申）

善鄭息民善之大者也（搆怨殘民惡之大者也）篇中責陳桓者喻兵以火又喻以草務使絶其本根斯殘民之惡去

馮曰引商書言惡之易長引周任是去惡之道圖以去惡爲主而善字卻從親仁善隣入脈不可落空故結仍抱轉

而息民之善生聖人無義戰之大旨傳于此首發明之以見春秋所予在親仁善鄰而戰伐圍入皆聖人之所惡也

秋宋人取長葛（杜解）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按或云圍之葬年是年鄭方侵陳大蒐豈不救長葛乎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杜解）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巳國賢

定五年輸粟于蔡有所輸也此爲之告糴無所輸也王不命羅于魯者以往歲螟災魯亦困匱也傳以爲禮者不以無王命寘之也史不書者不敢以爲巳功也

鄭伯如周始桓王也（杜解）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何）記鄭結怨於陳又禮王將討故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黑肩周采地（按）今陝西岐山縣南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蔽（至也）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云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前皆鄭莊爲之爲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時君臣之際已成周桓以爲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之晉自救不暇鄭伯梟雄東結強齊爲黨王欲鋤鄭勢有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經乙丑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杜解）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張注）媵不書鄭以奉宗祀聖人以其賢將有其末必錄其本也葉石林萬克宗謂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宣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

侯卒按滕國姬姓文王子錯叔繡○夏城中丘魯地按山東沂州有中邱之後今山東滕縣有古滕城此書土功之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按此列國來聘之始○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卿士伯爵也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賊不書凡伯敗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凡國今河南輝縣楚邱衛地今山東曹縣有楚邱亭此王聘之始戎患之始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杜解告亡者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伸尼修春秋皆承策爲經邱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倣此按左氏謂薨以名赴爲周公禮經耳而杜以爲凡例皆周公之制則誤也

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卽以名書于册者孫氏覺也謂嘗同盟未必皆名不同盟未必不名者劉氏敞也謂臣子當創鉅痛深之日必不忍稱其君之名者趙氏匡也謂禮備書名不備不書者呂氏大圭也然左氏亦自有說焉凡諸侯卒必立嗣君嗣君之立必請于天子曰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王立爲君然後請先君之謚于王謚定而後葬其赴也不可以稱寡君寡德謙詞非可以加于先君也初薨無謚又不可以稱某公若但言先君則祖考以上皆稱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赴于列國上言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述其告王之辭故亡者嗣者皆稱名如必天子命下而後赴則恐違五月而葬之期如不待天子之命而直赴列國則無王

也。故逆其所以告天子者。若曰侯天子之命耳。不敢質言嗣君之必立也。同盟者同方嶽之盟也。告之同盟。不敢煩遠國之赴。書此皆成周有道時之禮經也。東遷以後。諸侯不守臣節。立君則竟不請命。輒赴同盟。約其辭而曰某侯某卒。嗣子某立。史官卽以其來赴書于策。夫子作春秋。于其書某侯某卒。謂猶不失古初之意。皆存而不削。而其云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惡天下之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夫告神之時。卽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杜之誤也。其有同盟而不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復方嶽之盟。事益變遷。聽其所爲耳。如曰備禮則告喪何禮之備也。至楚以淫名赴于諸侯。而曰楚子某卒者。或聖人之特筆。抑史官之舊文。又豈特不書其葬。謂其號之不可登于策哉。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曳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若以同母爲加親近於禽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能平。此盟虛設耳。公伐邾。爲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邾以媚宋。五年邾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邾者。以馮故。難鄭更深也。然邾實主兵。宋所怒也。

而力弱于魯公穀然伐之於我無挫衂之憂而於宋有洩忿之德君子不爲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林解〕如今奉使而私覿之禮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杜解〕傳言凡伯所以見伐〔提綱〕伯圖未興惟魯爲尊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四年

范香溪譏左氏謂戎執凡伯由朝周不賓之故則聖人之義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爲不賓失禮之小者也輒敢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甚衛人不能救凡伯不能死諸義皆括其中二年潛之會戎請之也請盟公不許唐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強倚魯爲重至此忽伐天子之命使蓋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爲周患

一亂字總結兩段

陳及鄭平〔杜解〕六年鄭侵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補注〕外涖盟不書王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杜解〕志不在洩伯鄭洩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測義〕不以盟爲重也鄭良佐鄭大夫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洩伯知佗之不免良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林解〕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

經　內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按衛地今山東曹州北〕三月鄭伯使

宛來歸祊（杜解宛鄭大夫祊鄭祀太山之邑今山東費縣治卽故祊城。必彭反）庚寅我入祊（鄭氏曰受而有之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辛亥宿男卒（元年宋魯盟于宿宿與盟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序齊上瓦屋周地按河南洧川縣南有瓦屋里。○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邑按山東莒州西此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詳說）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與小國之大夫盟而盟小國之臣公替莒人潛矣杜解非也。○螟爲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杜解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宋鄭相讎以公子馮故（鄭衛相讎以公孫滑故）然鄭仇衛

淺而仇宋深故平衛易而平宋難（齊僖欲爲瓦屋之盟盟有日矣宋公忽邀衛宣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去馮之意因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解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周公遂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不祀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批宋黨而魯爲宋伐邾則宋黨未卽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祊易既乃使宛歸祊）若曰能絕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爲後圖也）公遂受祊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周聘侯曰泰山當有桓公武公廟釋祀之邑後世因立定不祀桓武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吳胡氏以爲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欲以祊易無王吾更惡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遂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其無祖

讎。宋或謂以兵入祊。或以爲無許田事。或以爲公不肯受。皆非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周人于此遂畀之政（陳傅）申言鄭虢之隙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陳大夫也。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固知其自居至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成生育之功。蓋忽質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前不點明自周二字而於送女者看出後祖作橫檔格而上案下斷皆奕奕生動

玩卒字若齊已平宋鄭一會一盟。似鄭亦與以起下吉平三國。皆極寫齊侯求霸之殷而正意於魯臣語中暗會鄭不受盟之意。空靈極矣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垂。（補注）會溫不書。以垂屋之盟爲重。併下事書之。筆削舉重之義。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杜解）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三國盟於周地。而咫尺不見天子乎。鄭人挾齊以朝。蓋揣知王意而以齊脅之也。前此鄭伯朝王王不之禮。今又號公柄用于是。以齊僖入覲示強。國如齊吾能左右。每得輕言黜鄭矣。諸侯朝王。晝日三接。至榮遇也。而傳曰。齊人蓋王知其意怨之。益深。并齊亦漠然處之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解）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爲揚言强之使平衆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　死屋齊僖小霸之始也僖以鄭莊爲雄平陳盟魯相爲一氣外此惟宋衛自爲一黨皆與鄭讎故毅然欲平之非爲宋衛也欲兼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爲擾伐計也迨鄭終不受平與其失素暱之鄭寧棄新交之宋而卒與宋絕　秋盟死屋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惓惓以平告魯用如許心而卒不可得見鄭之黨馮者至而宋之讎馮者深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土以爲諸侯

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爲氏命氏曰陳謚因以爲族接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邑爲族昔稟之時君疏去如晉韓趙魏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公命以字爲展氏

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會孫故禮以王父字爲氏周衰禮廢氏族不明此無駭之卒有待于羽父之請也無駭卒于是年十二月即于是月賜氏猶書無駭卒者史辭畧也羣溺柔挾鄭宛楚檮吳札並準諸此豈因未賜族之故哉傳立此篇見春秋初之史例如此而去族示貶者皆後史之謬

汪云只諸侯以字爲氏一句是主前後則以天子陪諸侯以賜姓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邑爲族昔稟之時君疏去如晉韓趙魏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

例也。三十餘字無所不包。後世氏族志不能出其範圍。

先儒云。衆仲博物。可方鄭僑。

經 丁卯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杜解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雨于付反。○挾卒魯大夫。○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接今山東費縣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杜解書癸酉。始雨日。測義言自癸酉始雨。震連綿不止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挾亦震電。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杜氏謂經無霖字。經誤。劉氏敞謂傳不宜革電爲霖。傳誤。然皆不誤也。自三日以往爲霖。今癸酉始。至庚辰相距七日。其爲霖雨可知。經不誤也。言霖以震。則電在其中。傳亦不誤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經筌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

宋公不王。對解不王。違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郛。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告之

侯于防。訪伐宋也。冰解齊鄭一黨。故鄭告伐宋。而齊僖會魯以謀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王喪而魯不會。求賻而魯不應。則天下之不共王職者。豈獨一宋。而鄭爲馮謀伐之。又以菟屋之盟。齊已告平三國于魯。而興師無名。且干三國之怒。故假不王名色討之。因以王命告魯。邀齊僖爲援。說者謂王人不出。故經無異文。

不知鄭伯真奉命正宋不王之罪何必王人之出蓋王實無是命而鄭伯假之以濟其私也然其假之也以爲王左卿士之故故起處黜明時王分左右二卿士以右卿士與虢公而以左與鄭至桓五年王不能堪并左卿士削之于是奉王命討不庭者爲繻葛之戰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鄭厲公也）伏（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乃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孔疏謂戎師在三伏之中反也按戎人分前後下專精敵情歷歷如見嘗寇速去已誘入伏中叙戰多少情事只一衷字盡之

韓友一曰腹背受敵未有不敗故輕進必蹶大將當務持重

銳俱在前敗則前後不相救其常也鄭爲三伏第一伏近二伏次之三伏遠戎人之前師爲嘗寇者所誘已入深處視聃逐其後也于是第二伏兵起衝戎師爲二截于後者不得前前後伏擊之奔於前者方欲還而聃又迎擊之戎師包於三伏之中而前伏又迎擊之戎師前後駐軍不出而衷戎師所謂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測義經既不書故傳銘其烈皆所以攘夷狄也）

春秋戎狄大爲中國患故得臣敗狄經叙其功鄭伯敗戎經爲文以總之

經　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魯地）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陳傳一役再有事器稱人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無一字褒貶之義）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古頑反）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程子曰取二邑有之盜也郜今山東城武縣防今金鄉縣郜音告）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孫氏曰戴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

鄭加意親魯魯亦出力助鄭二邑歸之爲許田地也

伐宋二字包括前後齊師用暗敘魯鄭用明敘結言不貪所貪者別有在也且以見公之貪也

其衆○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往解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接鄧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書中枝節不書重在伐宋而其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六月無戊申老桃宋地接今山東濟寧城北有桃鄉城王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王戌六月七日傳有可疑鄭主兵齊魯同會老桃則齊鄭非後矣何以庚午入郜明日歸於公入邑獨鄭齊師竟無著落公不與入郜何以曠日不歸皆不可解也按上文戒師期即戒會伐宋之期也故使鄭先往公後至二君以公未至故但以大夫主會經所以書人也二君侯公至復會于老桃以定方略不言伐宋蒙上文之辭也蓋鄭伯志取二邑分三路進師齊師直向宋都不明叙者已該于伐宋內也鄭以一軍圍郜令公駐節于菅以爲援菅近郜之地也於是宋聞三國入境遣師堵截而鄭已圍郜急趨救至菅爲公所敗出其不意也宋卒不救郜防者爲齊魯制不得救也鄭圍未解魯師繼攻而郜防俱不支觀辛未辛巳即歸郜防知魯鄭之合師邀傳止言鄭主兵也經止書魯重地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按此魯人之言也喜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不得地故以正與之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叙其勤以答之魯侯爵尊於齊此舉謂奉王命故以尊爵爲名使齊不怒而魯可受也

鄭伯之假王命不可以欺五尺而傳曰王命又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不會王命討違王命若眞以寡生爲能尊王者然蓋周衰極矣得一人提起王命則津津乎樂道之其後齊桓晉文假此以興托尊王名義一呼而響應

蔡人衛人鄔人不會王命杜謂不伐宋也實疑老桃之會蔡衛鄔皆不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于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

二邑之取以三國之和也

諸之補事

宋衛之敗以奇兵乘蔡人之不和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也兩相對照得失自見

馮曰上段各伐戴乃從宋衛伐戴也之軍在戴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鄭伯合圍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鄭伯合圍之言鄭取之易也林解蔡怒宋衛背己設為鄭伯之說以間之故鄭伯合圍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林解蔡怒宋衛不同共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致于敗

宋以三國退師郎連衛以擣鄭之虛時鄭師尚在遠郊也既入鄭又恐鄭師至而無以敵因與蔡共伐戴戴鄭屬國也鄭伯至戴先敗蔡師後攻宋衛于是戴師內擊鄭師外攻三師皆不支末但言蔡人致敗之故而鄭入因此而勝自見公穀以為取戴胡傳以為兼取四國皆非也今從程子說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補注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去馮連兵屬敗至此鄭人不能禦而駭臣生心報復之禍烈矣按宋自夏入秋師）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為鄭用謀紀鄭為齊用此則合兵陵弱而以郕不與伐宋郎以為違王命也

經　己巳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南有薛城此諸侯朝魯之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月壬辰公薨

傳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按見魯受二國旅見薛侯曰我先封

解薛祖奚仲夏滕侯卜官之長所封在凋之前

周盛時卜正一官君先平放一亦皆諸侯為之薛庶姓也非周同姓

筆辱在寡人下另作襯托孤甚與姓意

馮云主腦自在宗盟二句然直說便覺唐突君與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周盛時卜正一官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寡人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若朝于薛（任姓不敢與諸任齒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劉傳同日而朝兩君非獨驕也志荒矣）

大行人言邦交世相朝之制漢儒依托春秋竄入周官予別有辨卽云列國相朝而曰世則一君之身一行朝禮必非如文襄之令五歲而朝也曰相朝則彼此往還必非偃然受之而不報也滕薛與魯爵等班同羣言寡人朝於薛亦禮所當然其云不敢與諸任齒則以魯將旅見二君故撰出非禮之禮以悅薛侯以長滕侯耳公之遵禮皆小人導之也公立十一年未聞朝王王遣使者四又不報聘傳借羽父提出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示王朝親親大典以著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鄧謀伐許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解鄭祖廟）鄭公孫閼（鄭大夫於莒反）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車以走）（乳疏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閼字）拔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達弗及子都怒（達道方九軌廵雅九達謂之達）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潁考叔（旗名）壁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顚隊而死）（王氏臣傳以考叔以孝純孝而終以爭斃哀哉）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蝥弧亡侯反）周（編也）麾（招也）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不共）許莊公奔衛（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三國伐許獨寫鄭授兵臨城銳氣踴躍便見鄭君臣久艷得許

汪云寫得爽爽有聲氣數登字峭極

撇開齊魯落到鄭人

夢頓許叔

周云克段已十年爲奉許叔因訴明此心不安處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以居許東偏東鄙也（陳公弟）傳言經所以書入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億其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共叔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餬齧也段出奔在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鄭大夫公孫獲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於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復扶又反惟我鄭國之有請謂告也焉知禍之所至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邊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按即上文得之白言吾先君新邑於此今河南之鄭亦周之子孫也新鄭神農之後失其序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曰夫許大岳堯四岳也之胄也乱繼也疏云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天而既厥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量音良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貜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補正祥爲不知使軍士詛之貜音加詛側慮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于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明明兩對而詳畧變化

馮云三天字是眼

浦二曰鄭莊直是時勢明見識老然亦是膽怯

前篇殺考叔者衆目皆見乃爲此捻耳盜鈴何但矢哉邦且亡毋

此篇說者以鄭莊奸雄欺人譏左氏稱許之謬予謂不然鄭莊凡事詭謫惟此都非支飾之詞其云我子孫覆亡之不暇而傳云無累後人已將心事明告于人讀者自不察耳莊公之子八人見于經傳者四昭公忽柔弱無能厲公突殘忍多忌子儀子亹子儀因人碌碌耳而諸臣如祭仲公子呂輩隨波逐流無一疾風勁草故平日艷許已久墜手得之不難縣許此時晉楚未興齊又最睦而從後一思弱者無以立國狡者不能相安父析薪而子弗克荷是以一段雄心不覺喜極而悲耳子孫既不能有他人乘閒得之反足爲鄭無窮之禍不得不以恃強侮弱之謀變而爲興滅繼絕之計其命百里也云不敢爲功又云不能有許我之身後寧復諸許君無歸諸他族不特爲許兼亦爲鄭盡以子孫不材不能禋祀許故也其命獲也謂非不知有許之利但先人逃死本無過望而天厭周德同姓弱異姓昌獨提大岳之亂者許與齊同姓而齊好未必如初暗指齊僖恐未必不定許也語意蓋實有不忍明言者傳云利後嗣又曰無累後人可謂洞見其隱矣度德量力亦暗指後之德力說經書入許而不以鄭主兵以未嘗滅許也傳謂其知存國之禮而取其一節夫豈諛哉唐氏亦云

王取鄔劉（按鄔今河南偃師縣境劉今屬偃師縣）蔿邘之田於鄭（蔿爲邘邑鄭爲今偃師孟縣之間邘今河內縣有邘城也）邘音于（見今濟源縣前原鄉）與鄭人蘇忿生（蘇有緡城忿生名陽樊今濟源縣隱郇有隱城）

馮曰亦是前案後斷讀前臺鎮古邘城也文似以多易少讀後文却

詩之祁事

攢茅。今修武縣北。向。今濟源縣。盟。盟津、在孟縣南。音孟。州。今河內陘。今懷慶府西北一名丹陘。音刑。隤。隤城。今修武縣北有故隤城。徒回反。懷。懷縣、故城、凡十二邑、王所不能有

金仁山曰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郟。蓋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停。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可謂以詐馭詐矣。

鄭息有違言。紓解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接息、國名、今河南息縣西南有息城。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附注息侯薄。不量力。息侯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

微其辭、以審曲直。是也。不宜輕鬬。犯五不韙。五鬼反。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王戊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紓解入鄭在宋不告命。故不書。接九年鄭伯伐宋不書。併於下年伐宋也。此連年入宋敗宋。無可併十年傳明言十年十一戰。則二戰非妄。不書者、以宋不告也。國初史例。必受敗者告入。告敗乃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臧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接杜氏統明以後史例也。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補注顯發史例

息侯大敗而還。鄭伯大敗宋師。宋息之糜爛甚矣。故宋弒于華督。息滅于楚文。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孔疏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

韓云羽父既欲殺桓將授之言豈可與語隱乃自殺耳

段原公弒字寫氏之故

馮云經不書弒傳特詳之所謂錯綜以合異也

言之而請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桓位解授使營菟裘魯邑、按今山東泗水縣有菟裘聚○菟兎都反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于魯鍾巫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園名館于寫氏魯大夫、館舍也○寫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有死者而已補正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立故喪禮不成若見古濟之類亦弒也必如晉太伯而後可按此早讓亦弒也桓未有居國十年而就臣位者隱雖特爲桓言之如桓爲宋穆公何慮焉

按東萊云當授郎授何謂將授將之一字所以起桓之疑非也桓立三年而後娶于齊則年未甚長也獨怪弒君之言入于吾耳而不誅之且罄乎握大權一言而干罪兩君自分必死而不速之死則來所以免死者何不至哉傳著羽父懼一語深爲公惜也不成喪故不書葬蓋以爲攝主也弒君之賊罪在必誅必不可諱者也故州吁無知臣民討之陳佗徵舒鄭邦討之若謬曰考終是忘君父之讎而爲賊諱也可乎哉或曰諱國惡禮也魯取同姓聖人乃云知禮故君弒書薨兼禮之魯則然也曰非也君父之過禮所當隱故諱不書公若吾有君父而賊弒之而吾爲之諱其事使臣民不知其故隣邦莫訊其端而賊無由問豈聖人之意哉故凡事可諱而君父被弒必不可諱然則春秋何以諱之蓋隱公之弒桓實主之因以疾卒赴諸侯而

已爲繼立觀其行卽位之禮可見史官書曰公薨于寫氏嗣後循以爲例而弑逆皆諱矣聖人承策爲經旣不得于二百餘年後追究其事而又不可沒其跡故書公薨循史氏之文而削去其地以別于十二公之考終者明著其被弑之實也如弑必當諱則晉董狐齊太史南史皆失諱國惡之義夫子何以謂之良史豈晉齊之史以不諱爲良而魯史以諱爲良乎

讀左補義卷之三終

讀左補義卷之三

四明　姜炳璋　撰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垣

經　庚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孔疏史記名先世族譜亦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以桓王九年卽位謹法辟土服遠曰桓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歲首必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卽位之事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疏云歸罪寫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按衛地隽傳桓以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近垂地名○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月

傳　元年春公卽位按繼故不忍行卽位之禮桓欲掩弑君之惡而儼然卽位不知討賊寫氏逼國皆知

注云鄭莊得邾玭此機會託名璧假隱然責隱八年易者謂公終前此易邾田之事公宿負也

爲邾修好于鄭按傳見盟志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杜解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故隱其實不言祊言爲祀周公易祊田故也

桓弑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葬實未成禮史于桓書即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勢無能爲斯時强國莫如齊鄭且好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魯即以此賄與隱最暱盟會之好而位定若齊僖方以愛女事弑君之賊又鄭遂爲越之盟而位定若齊僖方以愛女事弑君之賊又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彌之矢公子逆女遂償拉幹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轘轘豭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杜解）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盟曰渝盟無享（渝變也歸義）得許田然後盟否則雖爲垂之會不盟也

秋大水（杜解）廣平曰原集註陰盛逆惡之氣所感也

冬鄭伯拜盟（陳傅良終越盟傳言拜貶拜辱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杜註誤）

宋華父督戴公孫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時已有弑孔父之心此賊臣非狹邪也）

經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權衡孔父稱名君前臣名○殤公弑莊公馮立○滕子來朝（發微）滕薛杞三國方既不足禮亦不備或以侯禮朝或以子男會經筆滕以侯爵降稱子杞以公降稱侯伯子薛以侯降伯皆自降也非時王黜之且以卒葬考之書卒以外赴而葬者自我會之三國之君書卒皆曰伯○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解）稷宋地管見若曰宋亂之作督始之而成之者四

國之君也穹鄙開闔來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萬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質疑不曰平而曰成應從服氏鄭氏作成就解傳言州吁欲以亂成即此成字也後來亂賊託會與國以免討皆以成亂爲平亂而公行無忌矣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周公廟也○郜音告○秋七月杞侯來朝杞侯凡三見至莊二十七年始稱伯○蔡侯鄭伯會于鄧蔡邑[疏云]賈服以鄧爲國鄧國去蔡甚遠蔡鄭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九月入杞弗地日入○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釋例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謹不敢自同于正君書勞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于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接惡字指殺孔父意在弒君而及其臣臣爲君死也張注所以著其節也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君臣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名莊公馮子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與其事何待告說見隱四年以鄙大鼎賂公鄙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鄙接僖二十年鄙子來朝不知滅于何時鄙有南北二城北爲鄙國南爲宋邑俱在山東城武州叶縣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集傳向也合五國以成州吁立督遂相宋殤公以訖于討今合四國之君以訖于討跡接于天下或曰宋殤連年黷武民不聊生何以不從此敘起愚謂正賊臣假以爲辭者其無君之心不係乎此也若先敘此則似其君自取于賊臣反寬故先說督之淫凶令讀者髮指而弒孔父死而空無人矣皆體經義爲之也本公羊——宋之

馮云特出變將先斷後敘以下半篇申說上半篇是倒裝法亦補敘法

周云一已字上對先字下照遂字一氣急遽見謀畧已定一弒之後百凡安頓妥帖毫無一事矣

臣民以弒君殺大夫告則曰孰諸侯之討之也四國受賂立賊亂賊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述世本云戴公生好父說說生督是說爲公子督爲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故逆馮而脅之立華氏一宗卽以督字爲其子孫之氏又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　督厚交四國力足以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爲傳未嘗一字及督總于此篇一相字括之　或曰督安知不與馮謀而弒不書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黨賊則可而公羊直以馮弒與夷夫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弒傳著督有無

君之心二語經義自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臧孫達）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失之故（大夫僖子）詠曰君人者將昭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廟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疏云結蒲爲席置于玉路之中以茵藉）越戶括反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和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疏云幅偪也）他頂反　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疏云幅偪也）他頂反　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懸從下而上者綖垂今行縣舄覆履）幅音逼紞多敢反紘戶萌反綖音延　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

此只一正一反文字前一截昭德塞違並提而昭德則百官戒懼便是塞違下截以滅德立違並提轉入昭器用其若之何作虛掉見度數聲明文物之太廟以此違亂之物而汚穢之也昭字正與滅對違昭則德滅結語雙收贊臧孫卽

剝桓公也

馮云前半大作鋪排後用層波疊浪之筆體勢相配

注三國家四語拓開文氣一鬆緊合部邪又宕開一層借賓相形秋進一步轉出正意却用虛束不肯用正筆

尊畀各有數也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兩巳相戾略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巳相戾略其文也

以文章五色比象略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等威也

器物不虛設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錫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揚

辰旂旗略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

又周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周大夫也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僖伯諫隱觀魚其于哀伯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納賊賂于大廟其如祖宗怨恫何而哀伯不一之及但言百官義士何也春秋弒君之賊首見于衛而國人未和石碏一書而二豎授首桓所稔識之近事也隱之讓德人無不知而魯秉周禮如衆仲申繻哀伯輩猶有存者羽翼未成桓之憂也故以許田賂鄭鄭黠而一翼振矣然而黨未衆也稷之會既得鄭又增一齊一陳更得一宋於是蟠結既固高枕無憂固以賂鼎寘之大廟以示羣臣孰敢侮予哀伯之諫歷舉聲名文物俱從大廟上設色而寘祖考于不言一則曰臨照百官再則曰明示百官可謂深中其隱以見滅德立違威脅臣僚而百官中有羽翼華督其人

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興遷于洛本非弒君也義士猶曰以臣弒君況以弒君之人受弒君之賂即不畏百官豈不畏清議乎周內史以邘字坐桓公可謂一字斧鉞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杞姒姓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見春秋趙東山曰杞國貧亡帝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趾自貶損寖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遂謀伐之弒君之賊天王不敢問諸侯不能討黨羽既盛得意而驕陵小侮弱遂出于情理之外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杜解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補傳史記楚世家熊通弒蚡冒而代立伐隨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不聽怒而自立爲武王伐隨在桓六年稱王在桓八年按疏楚國羋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荊楚居國南鄉亂則先動治則後服蠻夷之一種也詩六月之序曰小雅俱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況平桓之世乾綱解紐諸侯不臣蠢爾蠻荊能無熾乎故自此以前之春秋天下無一人知有天子自此以後之春秋天下無一日不患蠻夷楚氛惡而天下雲擾矣傳未著其發一卒滅一國而曰始懼楚也氣燄憑陵使人不寒而慄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杜曰杞不共皆言不能備禮耳傳亦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公穀皆言危桓恐爲戎討也苟戎能討賊聖人猶幸之杞侯歸之好也歸解惠公穀皆言危桓恐爲戎討也苟戎能討賊聖人猶幸之杞侯歸之好也歸解惠公時杞來朝而入杞傳亦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按反行反自也舍罷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罷爵則書勳勞

于策紀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補注此魯史舊法陳氏槩以筆削求之誤

杞弱則魯以兵戎強則邀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凡公行以下釋史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祖意取丁戰相仇怨（林解）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大子又侯接條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音來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林解）穆侯十年今山西介休縣有千畝原師服晉大夫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禮以體政（攻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白古

此子建國決母江克遂譜殺尻大可知命名當慎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桓叔之孫樂賓傅之（得貴寵公孫爲傅相其必亂兩段上下俱前敘後斷末段即以敘爲斷見師服之言皆不爽

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吾聞國家之亂始於小大之不踰（卿大夫稱卿置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下不上位（覬音冀覬非朱反今（晉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在甸妃如芳非反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宮說人君命大子之名臣下視之爲輕重漢武名鈞弋之門爲堯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卿置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下不上位（覬音冀覬非朱反今（晉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在甸妃如芳非反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宮說人君命大子之名臣下視之爲輕重漢武名鈞弋之門爲堯

馮云前段用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冀望分扶問反衰初危反（諸侯復相配層叠而結句上位（覬音冀覬非朱反今（晉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在甸

者惠之二十年晉潘父（晉大夫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

其年其年參差中用整齊

法無此卽不成片段

人立孝侯。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子桓叔伐翼。晉國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按翼侯又立于鄂。當此哀晉竟容父子分國。據史記莊伯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子郤爲鄂侯。晉人立其子而翼侯立其子光爲哀侯。不載王廢立事。蓋王立光在隱五年之秋。而鄂侯之立在六年。則光請于王。避位矣。故史遷畧之。傳文有當補者。此類是也。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按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樊庭城。卽陘庭也。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陳傳于此見傳追書之體。按末段結言晉之亂。歷世未艾。而師服所言皆不爽。

此一則曲沃世家。以補經之未備。穆嘗宣王之世。西周全盛之時。而以少匹嫡。積成亂階。師服之諫。所包者廣。杜云因名諷諫。而陸粲以爲委巷之談者謬也。桓叔受封。年已五十有八。黨羽既盛。欲廢昭立叔。久矣。而國人不與。潘父弒逆無此卽不成片段

輩。因爲叔擇一大都。師賑深明尾大不掉。已知桓叔之必叛也。昭以欒賓傅沃留賓之子共叔于晉。如爲質然。此則昭之謀也。

經 壬申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按桓之篇正月不書王者十有三。杜氏謂周不須歷胡氏駁之。而謂以桓之篡弒。故不書王也。按桓弒隱。督弒宋公。陳佗殺大子。王乃以天下之無王也。故不書王。竊未敢師敗于鄭。鄭突篡兄。荊楚僭號。無王甚矣。故不書王。竊未敢以爲然也。聖人作春秋。正以列國無王。荊楚僭王。故加王于正。治以王法而反去其王乎。且十二公之書春而不書王正月者多矣。豈皆此五國爲之也。左氏于經不書卽位。不書朔不書公。無不發明其義。豈無王如此之久。而反置之。可知作傳之時。春王正月。本爲全文。秦火之後。簡編湮滅。傳寫者脫之也。嬴。齊邑。今山東泰安州蒲衛地。今直隸長垣縣治。○六月公會杞侯于鄎。○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跟前篇來

江云遙爲彭生起因

訓左補義　卷三

先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日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　卿逆接禮使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已去齊國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接山東肥城縣公會齊侯于讙本義公之行在齊侯而不在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冬齊侯使其弟送之公受之于讙

年來聘○有年　五穀皆熟書有年

劉傳以喜書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　杜解陘魯隱十年晉克侯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韓萬伯弟　林解陘庭翼邊汾水

驂絏而止　驂絏駢馬哀侯夜獲之及欒共叔之傳

欒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按欒晉地晉大夫欒氏封邑今直隸欒城縣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杜解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魯桓忽今欲妻魯桓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惟恐不速蓋盜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好也林注作王命之命誤矣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按二年不朝故今來求成郕伯亦以桓昏于齊惠通齊難故同爲此會自此會後杞降而伯且子矣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杜解昏禮雖奉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爲嘉禮修好于先君故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甚多不知史特別乎翬師師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閨門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公不自送雖先尊且然見齊侯親送之非禮

經　癸酉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解冬狩）

（杜解）王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解）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陳編）桓不義得國恐隣謀已故大閱狩郎（杜）抄魯之大野田獸之地郎即遂爲田獵苑囿之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王何以三聘魯蓋隱之讓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弒報且桓自同于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弒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杜解）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杜解）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子爲附庸邑之秦今陝西清水縣有故秦城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訓左補義　卷三　九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疏云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羣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數膺使命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杜解）爲明年秦侵芮張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朝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耶抑獨孤氏之惡雲耶訓耶然逐之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九年號仲僭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也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紀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襲鄭滅滑。諸夏受其患矣。

經　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鄭伯如紀　杜解外相朝聘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大夫。稱仍之子。本于父字。○葬陳桓公。○城祝丘　齊鄭將襲紀故祝邱魯地。按山東沂州境。○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爲伐鄭之主。君之辭也。王師敗不書奔。以朝聘之屬。

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　桓公弟。○佗音駝。○鮑蚫蛸之屬。文公大子。明年會成。起意而其叔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己丑。傳再赴之言。非無據也。甲戌己丑相距十有六日。趙氏云。此史臣有之。孔子何據而知其卒於何日。

殺大子免　桓公大子。而代之　杜解代佗非桓公母弟。○音問。○而代之。書不以告。○大雩　音于。○螽　蚣蝑。爲災。故書。○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出也。爲下實來書也。疏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曹國今定陶縣。

公疾病而亂作　國人分散。故再赴。○音問。○接史記以躍母爲佗母。以躍爲利公。皆誤。史氏傳疑之法。亦所以避不敏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爲明年會成起意。○林兵莫僭于志。

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譎。紀人却二國之陰謀。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經書從王伐鄭尊王也尊王所以著貶左之惡也傳寫王師甚衆而寫鄭甚詳子元一段是謀曼伯一段是陣至戰于繻葛可直接三國之奔忽插曾動而鼓覺上文字字著落而實處皆容師敗王傷經不忍言而傳寫三層來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末寫鄭伯從彌縫闕漏處問勞正見志得意滿而于一面倍極難堪皆深惡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而秋王以諸侯伐鄭。宋氏濂曰伐鄭而棄其前惡明示以易從王所以著貶左之惡也傳寫王師甚衆而寫鄭甚詳。按只此四字寤生當服上刑王爲中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公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公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子將左拒方陳以當蔡人衞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衞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集聚也曼伯桓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戰于繻葛繻音須鄭地。

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旗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按說文以旃爲發石車引此爲證非也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能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問左右皆恭而無禮之辭祭仲名仲勞王且問左右林解此與交質篇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經地義姑寘不言此則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即鄭伯之爰書也桓王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弒太子有國其從王師不過勉強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莫有鬬心言德我而莫敢鬬也觀蔡衞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敵愾而陳則甫接刃而棄甲矣蔡衞之奔王卒之亂皆由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黨鄭無一

病絕之也此詳賓客主筆顧主之法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及併力攻王王卒大敗猶欲奮逐寤生思及名義斂旆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　九伐之權出自諸侯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弒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欲振旣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鄭鄭爲王室近親何服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興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不勝故繼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軋之弒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弒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以馭邦國矣王之伐鄭謂鄭莊每假禮讓以濟其私王雖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三國討焉庶幾王靈少振不料其抗兵而無所忌也且桓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于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輔耳莊王黜牟之立鄭齊魯抗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遽討魯宋則齊助于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憂及宗社矣故咎桓王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鄭置亂賊于不問非其實也

仍叔之子。弱也。補注來聘在夏釋在秋伐鄭後者由下重言誤也林云久留在魯過矣經筌王將伐鄭徵兵也按譏世卿譏父在子代使譏孺子將命俱于弱也二字見之弱猶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社解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建寅之月。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蓄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嘗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不可。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社解淳于。州國所都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　乙亥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問無異事省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案前年齊鄭如紀故成。曾地。今山東寧陽縣境　○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按國人立太子免之長弟躍是為厲公。莊之篇傳云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襄之篇子產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自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此皆補前傳所未及也。然則佗弒太子。倚鄭為援。厲為桓公子。理當有國。蔡人可謂不畏強禦矣。故經以討賊予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公也　○冬紀侯來朝

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社解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張注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王曰所使撫予一人。而舉伯寔來。今書州公。按承上文言州公。雖朝于曹。其實來魯耳。如以實為州公之名。與上文不屬。何由知為州公。

州公失國傳知其亡而不知其由亡。中原。小國。頻連無告。至此國危不復。又別立君。故聖人變文書之。

楚。武王侵隨。按國名。姬姓。今湖廣隨州有隨城。補注自熊通以上。楚未與魯通。傳載其志在兼併諸夏。見中國不可無霸　使薳章。社解楚大夫。薳于委反。求成焉。軍于瑕。隨地。以待之。隨人

周云楚人最陷隨親兄弟之國却不知猪亮酒是第二層

嬴師張之有形迹可見故一口喝破

馬云忠民信神暑作提挈留後重發仍本局法

使少師隨大夫董正也成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大反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弱師以張之楚之利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焉弱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弱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快也欲祝史矯舉以祭許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粢穊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對曰夫民神之主也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廣大也碩也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癘兼備而無有所闕○畜吁又反瘯七木反蠹力果反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及妻父妻母姊之子女子之子及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外祖父母從母子父之子姊妹

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荆楚兩言楚何以攘以其僭王猾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于夷王之世至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熊通殺太子自立復僭爲王卽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桓八年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未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子西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革倚相之淹博無能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犬牙相錯自熊渠滅庲熸

滅楊粵至于鄂入春秋滅國無慮曰跡伯比之書策已駭騭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日肆翦滅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白狄北戎姜戎陸渾之屬有時竊發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王于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攘楚不亦謬哉傳著是篇明其僭王猾夏之大旨如此　人君守國民爲貴社稷次之故忠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寔重民隨侯撤過忠民自謂粢盛豐備誰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故凡一牲一盛一醴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入成民上養教全備斯謂

之成猶恐勢力單弱又必親兄弟爲脣齒乃不爲强暴所陵然則小人之狡謀未嘗不在君子扉牖中而君子自有自治一層在此一篇王道文字儼然謨訓之遺而若巴若鄭若綏羅貳軫等皆坐不知修政而自取滅亡也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解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言諮又言謀齊之禍棘矣紀之情至矣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按傳稱大子明忽爲世子序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杜解）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宮謚）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稽首可知魯秉周禮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按傳提出桓公見文姜妻齊侯欲以文姜妻魯忽辭爲幸）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宮謚）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稽首者可知魯秉周禮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按傳提出桓公見文姜妻齊侯欲以文姜妻魯忽辭爲幸）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釋義此可爲擇婚之法）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言在我而已大國求福由已）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附注此亦美鄭忽之辭及其敗戎師非刺其謀不及國也）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齊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怪）遂辭諸鄭伯（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左傳）而歸之（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歸之）

全神注在鄭忽奔衛見辭昏非失策而奔衛爲失策也藉昏姻之故求援大國君子恥之安得以此爲譏傳叙齊僖與忽親厚而別寓惜之之意蓋齊鄭石門之盟二十餘年

鴈六前段叙敗戎有功後段叙固辭師昏本一連事因要將舊事辭昏類叙作暗索性倒插後事以隔之極起伏斷續之妙

不棄夙好至此而功爛焉故始郤文姜繼辭齊女齊之暱之如故也忽之失國由不奔素所親厚之齊而奔衛故傳詳叙以見忽之自失其援或曰辭昏能必僖之見助乎曰此忽之所以不至齊也然忽誤矣僖之妻忽利忽爲已用耳蓋僖之愛女莫如文姜而一爲紀謀卽有鄑之師其後絕不與魯通一使若子忽則忽奔而齊再伐鄭納突而齊不與謀卽至襄公猶能轘渠彌以正其弒忽之罪齊之能爲忽用也明矣

秋大閱簡車馬也（杜解牛羊幟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牢（杜解牛豕也補正）

傅氏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太子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下士之妻爲乳母）

書予策之義
首段已盡

世子生三月名矣入沐浴于外寢之五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按魯秉周禮亦其一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文王名昌發以德命爲義若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伯魚生人有饋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文在掌解以生而有文在若孔子首取於物爲假之魚因名之曰鯉不以國若以他國爲名疏云若以他國爲名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不以畜牲六畜不以器幣玉帛不以牲畜不以器幣周人以辭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圖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之後乃諱事神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疏必將諱之謂死者故言以諱事神故廢名故廢名則廢猪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國不可易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山之名以畜牲則廢祀

五有字提起

三以字二取其夫因命爲名

五不字是反說

橫插二語爲通篇主腦

食音嗣

馮曰有此三證氣方厚

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文姜歸魯三年而子同生（十有五年而如齊其時莊公年十三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乃知同非吾子乃公羊之謬言）即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及（傳云以太子之禮舉之一言盡之矣）啖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其不書者或非嫡子或生于未即位之時也）或曰（文公子惡出姜所出何以不書蓋文公頹惰婦至不告于廟子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弒而國爲雙孽所奪）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經箋〕紀小國抗然以侯禮朝其

朝齊亦然不及邾滕薛之自貶矣

王使屢聘于魯（魯非無寵也）紀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緜葛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冰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爲邾后之計）

經 丙子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杜解〕焚火田也識書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按穀國今湖廣穀城縣鄧國曼姓今襄陽府東北有鄧城）

傳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杜解〕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諸侯不生名公穀謂之君失地故名衛冀隆謂越棄強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名然失地出奔安得言朝魯桓諱弒安知其惡蓋僻遠之國自以名通非國君之禮故史例賤之同于介葛盧倪黎來書名然猶行朝禮也若介葛盧則并不能朝矣故沒其爵不著其朝皆舊史之例也經書夏傳言春蓋在三四月之交耳）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杜解盟向二邑名隱十一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王城按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郟鄏陌）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遽受之者以爲已之兵力足以脅取之也而盟向之民終不能服于是鄭輦二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寧與俱燼而必不肯服不義之鄭王于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冬曲沃伯（武公也）誘晉小子侯（哀侯子）殺之曲沃既虜哀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又殺之孺子何辜乃亹曲沃之刃

讀左補義卷之三終

讀左補義卷之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曾參
男　埭　校
堉

桓公二

經丁丑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杜解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經筌命魯主昏也）○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經筌儀父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而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而不至今伐之終不即至也）○冬十月雨雪（今八月也書時失接今十月雨雪不得爲異可正春秋用夏正之謬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逆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卿不書乘重畧輕）

周云速戰當王兩次崛强緣胸中有竈者師在

何義門曰怒我急啓田單以是破燕此以少師爲主隨之疾卽有寵二字伯比以爲在亹亦其掌握中也忽云天去其疾則季梁有權觀釁者墮焉神沮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杜解釁瑕隙也無德

八年春滅翼杜解曲沃滅之

之釁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按今湖廣鍾祥縣東有鹿溯池黃隨不會

者寵國之釁也

何義門曰怒黃國嬴姓今河南光州西有黃城

我急啓田單以是破燕

以怒我而急啓也少師

聞季梁請下之請服也

此以少師爲主隨之疾卽有寵二字伯比以爲在亹亦其掌握中也忽云天去其疾則季梁有權觀釁者墮焉神沮弗許而後戰所以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楚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杜解不當楚王不足言對敵乃不從戰于速杞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逃也鬬丹楚大夫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季梁二策怒我急啓卽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偏敗衆攜卽雞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隨之敗有謀不用也少師寵而仇有釁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補注不告不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后疑亦繼娶也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爲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爲之主人辭命祭公來者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命仍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迅速之以爲禮　公羊記逆爲生事專也故傳以爲禮　公羊記逆爲生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事穀梁謂遂爲繼事者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本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之有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經 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解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曹伯有疾故使行人告于楚請與鄭爲好巴國姬姓按今四川巴縣楚子巴子使韓服）○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其子來朝

○射音亦

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杜解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傳例乃魯史舊法非魯主昏夫子削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此爲楚滅鄧張本楚與鄧全無交涉忽鄧邑接湖廣襄陽縣鄧東北有鄧城○鄧音憂巴客之聘鄧人之攻皆連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者巴造禍者立且楚人垂鄧庇鄧者鄧延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其實著著爲楚伐鄧之津速暗承天方授楚來注云謀戰合敘

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傳例乃魯史舊法非魯主昏夫子削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其子來朝

○射音亦

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杜解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傳例乃魯史舊法非魯主昏夫子削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杜解射姑曹伯有疾故使行人告于楚請與鄧爲好巴國姬姓按今四川巴縣楚子巴子使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傳例乃魯史舊法非魯主昏夫子削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邑接湖廣襄陽縣鄧東北有鄧城○鄧音憂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鬬章讓於鄧鄧人爲賊亂在內也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者巴造禍者立且楚人垂鄧庇鄧者鄧延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將巴客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邑接湖廣襄陽縣鄧東北有鄧城○鄧音憂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鬬章讓於鄧鄧人爲賊亂在內也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者巴造禍者立且楚人垂鄧庇鄧者鄧延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

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者巴造禍者立且楚人垂鄧庇鄧者鄧延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

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及楚似起事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者巴造禍者立且楚人垂鄧庇鄧者鄧延諸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

師○師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乃甘反甥聃乃甘反

師○師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師楚巴不勝故鬬廉設權鬬廉衡也橫也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走也鄧人逐以誘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按鬬廉橫分巴師爲左右軍而已師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腹背夾攻因而大敗也）

師○師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師楚巴不勝故鬬廉設權鬬廉衡也橫也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走也鄧人逐以誘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按鬬廉橫分巴師爲左右軍而已師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腹背夾攻因而大敗也）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荀賈皆國名蹄云梁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召氏曰以後五國皆不見傳盡爲大國併吞按芮伯纂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梁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古少梁城荀在今山西經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哀侯既弒王立侯緡文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晉之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緡支持二十四年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禮衞杜云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周禮文諸侯朝于天子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而往其見天子位繼子男之後急遞職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洒始獻）施父（魯大夫）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曹小國強大見陵國君寢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朝聘諸邦至于聞樂而歎其情苦也施父知其有憂而不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爲太子者果得視含斂否

經　己卯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子莊公射姑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杜解衞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娶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邱衞地接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邱）○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解終父之言）

虢仲（杜解虢卿士）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虢屬大夫疏云是屬自得加罪無容譖之于王已之大夫若虢大夫虢仲山西解州東有古虞城）

虢公屢奉王命帥諸侯伐沃固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譖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蠱王之

聰耶。又豈沃忌號公假手于詹父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遽與王師王不綱矣。王白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解四年圍魏所執者。接去年偕虢仲伐曲沃者乃國人所立之芮伯也）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初。虞叔（杜解虞公之弟）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貿（貿古買字）吾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

詹父逐虢公。虞叔逐虞公。虢猶借王師。虞獨出已力。兩段並敘。昌勝世道之憂。

高云齊人使魯爲次以魯秉周禮壓服之使諸侯大夫無辭於已也馮云王室與周班映合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杜解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執弒兄簒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爲黨。一旦鳴鐘鼓以聲魯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牽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爲鄭修舊怨傳詳敘之。蓋其所以爲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遵周之制。安得以爲罪哉。惜其不爲討賊之師而爲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討賊故以來戰爲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解地闕補注此即上文戰郎諸侯一事再見稱人○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昭公忽立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葬速公也○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采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采魯大夫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呂氏大圭曰內大夫帥師自魯始會諸侯自采始按今山東寧陽縣公會宋公于夫鍾廓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魯地今山東汶上縣西有闕亭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按經無宋傳衍宋字杜以爲經闕非也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宣從王伐鄭而敗君子憤之而於魯復有桃邱之期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而惟齊鄭用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按貳國今湖廣應山縣境軫國今安陸縣有古鄖城蒲騷鄖邑應城縣北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今安陸縣北絞國今陝州西北州監利縣有州蓼國河南唐縣南○鄖音云騷音蕭絞古卯反蓼音了莫敖楚官名屈瑕名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度也四邑之至也杜解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郊郢楚地按在湖廣安陸府治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其城特近離莫敖曰盍請濟益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武王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

正全神注到伐羅篇觀其患四國之助鬬兼畫策已盡而猶欲濟陵城蓼國河南唐縣南○鄖音云騷音蕭絞古卯反蓼音了師又欲問卜知胸中毫無把鼻全賴他人傳用三層寫出屈瑕因入成事使倆正爲伐羅諫者有刑一語反照也王或薨曰左叙戰每詳方畧而實處不過一兩言著神于虛省力於實所以不

自桓六年侵隨至十三年伐羅無歲不詳敘楚事蓋採之楚書補經未備以著其併吞之漸不聞滅國者蠶食之始未可以遑姑與之盟而徐滅之也至莊僖之世則竟滅之矣桓文之師豈得已乎傳寫戰凡兩國對陣則善用伏蓋士統一將將主一軍非伏卒不足以擢其堅凡諸國合兵則利攻瑕蓋士各有將將各有軍非攻瑕不足以離其志如鄭之禦戎楚之伐絞皆用伏也鄭人于繻葛楚人于鄢皆攻瑕也然鄭人攻瑕分整亂亂者潰整亦離此楚人攻瑕辨主客客者潰主自敗主意同而用兵不相襲大旨同而結陣各出奇

鄭聃公之敗北戎也（杜解在六年齊人將妻之聃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前此特重敘祭仲語為下皆有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祭鄭地按今在滎陽東北有祭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鄧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以女妻於鄭莊公曰雍姑人曰女）生厲公（雍氏姑姓宋大夫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補注傳見凡執皆稱人稱君者）故誘祭仲而執之（凡執皆稱人稱君者）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劉傳仲宜效死勿聽強詩焉還至其國）立（日抄鄭莊大逆無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宋公執仲立突亦且執突為求賂也世道一至此哉折之會宋主之蓋既逐鄭昭而昭昏于陳恐陳為之援也魯與

馮云事七見前此特重敘祭仲語為下皆有寵立起本也史傳互見之法

中段敘仲立昭下段敘仲立突而首段動以祭仲語蓋深為昭君也

昭讒蔡爲陳黨故與陳侯共事而魯與蔡俱以大夫應命爲定鄭爲取賂地也公懼于郎之戰欲親鄭突故會宋于夫鍾欲宋成之也閱二月鄭賂無多宋鄭成隙故宋又會公于闕欲魯請之也　昭公書名左無明文諸儒說皆未允顧亭林曰公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傳曰公侯皆稱子以其等本貴子伯子男也故降而稱子可知公侯爲一等以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汪曰此依經駕敘法五事而乎宋後伐宋皆以公爲

經 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魯地按今曲阜縣東北。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北燕人南燕大夫穀邑宋地按山東曹州北。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按此左史互異今據索隱孔疏太子免之長弟也桓公卒弟佗殺正之厲公名躍桓公之子免自立蔡人誅佗立躍躍之子完鄧敬仲也不得立躍卒弟厲公子林代立是。公會宋公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寧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直隸東明縣西南。丙戌衛侯晉卒重言丙戌羨文宣公卒子惠公朔立。十有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杞解隱四年莒入伐杞自是遂不平

傳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鄆郕邱也宋以立公鄭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言燕人經文已明。句古侯反瀆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貪鄭賂而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故與公三會

線索結用兩層事責宋公與鄭平而責齊白在言外

而卒辭不遂帥師而伐宋戰焉（補注）一事再見用衆則稱師不書公蒙上文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

鄭之戰魯與忽雖既出齊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之隙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爲兩會蓋宋有功于突而取賂不已平之者令宋衰多使鄭益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蔑盡矣傳之所謂亂也亂之初生宋爲之也助突之篡亂之又生亦宋爲之也取突之賂蓋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鄙傳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軌之以亂助亂皆犁然矣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林解郎十一年敗鄖蒲騷者）絞小而輕（輕

屈瑕爲主帥王不在軍而

瑕有所請者請於鬬廉也上篇以聽鬬廉取勝故此番發謀必請于廉而後行從之者諸帥而待之授楚軍南門而北門俱以爲然也山下擊之策其必走北門先移軍守之斷其歸路故大敗此亦與下篇覆扶諫者有刑一語反照瑕謀只說得一半故叙事補出用覆與上篇筆法又變分涉亦與下亂次反映周云餘波即是後篇起筆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統箋行軍之法別有徒役以供采薪之役必使正軍扞衛以徃今不使師衛採薪者以誘絞人之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門近山絞人率衆驅樵者楚伏兵先移軍守之斷其歸路故大敗北門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耻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水名羅人欲伐之使伯嘉羅大夫諜之三巡數之諜伺也巡徧也羅熊姓國接湖廣宜城縣西有羅川城數色主反

輕則寡謀是屈瑕伐羅敗鬬而却子瑕自說出末閃閃現

出一伯嘉已寓荒谷之繼

經　王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程經大崩曰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宣

公未葬惠公稱侯○三月葬衛宣公劉傳魯與衛戰乃會其葬君子恕不棄義怒不以小羅爲主屈瑕前敗節諷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全仗鬬廉繼伐絞下咨群帥至此全師戕羅更不許人谷未議以在盜衆也林解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敖狃於見非因人成事也鄧曼小羅二字已約見其隱不設備非謂至羅猶無備蓋方及羅境未及

傳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社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言伯比意不在盜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狃忕也習也蒲騷在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仕於楚者按賴

安墨而敵軍徐起大攻屈息縣東北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鄖鄖次以濟其不意方知鄖水伯嘉三逕預定勝算而屈瑕早在伊指數中

國今河南名鄖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按湖廣南漳縣東大敗之莫敖縊自經于荒谷荒谷冶父皆楚地按荊州記荒谷水名冶父今荊州府東有冶父城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鬬廉伯比之智所以如此强盛

蒲騷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冀在滅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挫其鋒主將縊衆帥囚不敢出關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濮之先聲

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帷幄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方秦穆之降服出郊

宋多責賂於鄭（杜解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昜爲先宋以强大而易周班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屢平宋鄭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鄭連魯紀宋連齊衞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叙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挾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已即所定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黃楚望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冬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則左氏之事深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據也自此而齊益離紀矣朔背殯從戎而國人益不嗛矣

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　癸未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解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無氷書時失接子丑月無氷所以爲異若用夏正何異之有）○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乙亥嘗（先時亦過也經笠災與嘗自二事災以著天變嘗以著不時）○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子襄公諸兒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饔。禮也。（杜解熟曰饔生曰餼）

夏鄭子人（鄭弟語後爲子人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孔疏始殺而嘗入月建未未是始殺故爲先時鄭氏樵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粢盛已出廩壬申致齋之初乙亥嘗非災餘也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譴災也而嘗之不時不待言矣）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杜解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縣西南有牛首城）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宋城門）之椽。（孔疏椽榱也圓曰椽方曰桷杜云）告冤失之故不告耶。面專反）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敷語中兼焚門坼屋殺傷掠之條

一此則宋人以諸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巳巳戰。四國傳特著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魯欲平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爲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經甲申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杜解桓王也。太子他立是爲莊王。）○夏四月巳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公會齊侯于艾。（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世子稱人按牟國今山東濟南府東有葛城）○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別都未得國直書入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袲音歷）伐鄭。（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袲宋地）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杜解）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陳傳）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在氏之嘗補注）周官雖在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　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陳介眉曰五服五路自封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諸侯有德有功則車服以庸車服器用天子所不可一日無者諸侯職貢莫至無王不臣之罪昭然諸儒專咎天王責家父非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夫之汪（杜解）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懸公載以出疑不至此然）

祭仲權奸非其壻不能殺而突素狡猾豈不知其入而誤使之且欲殺其父預告其女雍糾

則姬何以知之傳敘事著尸共出國將享子郊何姬之疑在此而糾了神色間爲姬所窺告祭仲只吾盡以告者將糾之破綻微露處告之也仲豈不洞然於殺已乎突謂其謀及婦人其實非也傳以隔影語作結連厲公亦在醉夢中奇絕于是服石碏不動聲色之難

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仍拙）忽突爭立不書名何以別補正曰世子當立之辭也通論）忽奔突突告之也其歸忽自告之故稱世子

鄭突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負宋賂宋以三國伐鄭已失所援矣昭公在位祭仲倘思復辟突安能孌之此突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專也然突以弟篡兄使糾以壻殺舅姬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矣傳但罪突且爲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管見胡傳責其不告天子方伯使當時有天王方伯可恃則鄭莊何能滅許胡傳非也自此復延太岳之祀者二百餘年皆此一入啓之

許叔由東偏入許都復奉社稷也寤生在曰不特子忽子

突人人出色。鄧祭仲、渠彌、原繁、祝聃。輩亦事事稱能。寤生死而彼奔此竄。爾詐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有許也。許叔既入齊。鄭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嶽之亂。又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入。難辭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葉傳以是求復。雖曰盜可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集注魯宋衛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乃火就燥。水就濕。接陳莊公林。代完而立。故亦同志。補注實不成納

宋莊與鄭連。何又將納突。曰以賂。故也。宋莊喜怒隨賂轉移。傳于十三年戰四國傳。已提清其旨。齊襄不與會。以黨于昭故。

經　乙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謂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卽知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補傳土功白戒事至不月。按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

齊管見八道已絕。其失國宜哉

傳　莊王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解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冒抄伊川謂以勤勞于鄭突

王彥光曰。突之未出也。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

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黨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杜解莊公妾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姜母上淫曰烝）

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疏云二公子蓋宣公之兄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宣姜（宣公所娶急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急子（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按今山東莘縣北莘亦衛地）

爲莘亭壽子告之使行（夫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故城（惡跡即二公子所具列以告王者傳寫烏二面而兩面皆到）

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黔其廉反）惠公奔齊

此爲朔奔傳二公子之逐朔其迹似逆傳首叙宣公屬以急壽便見二公子奉先君之命而國非朔之國也中列朔計殺二兄使千載下猶憫急壽之冤于是立黔牟逐朔請于天子復讎討賊之義非出于衛國臣民之公憤哉寫得二公子公忠爲國大義凜然方見王人之救非無名之舉而五國之助惡直不待教而誅者也（蓉齋隨筆宣公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凡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謀事也愚謂據史記宣爲桓弟乃莊公庶子知夷姜莊公之妾也烝安能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也烝夷生急當在桓公之世桓在位十六年及宣即位有新臺之事十九年間復舉二子急使齊之日知壽朔之

已長也或曰桓公之世宣爲介弟安敢奪其父妾公然生子謝山全氏亦謂宮政不應至此按史記迎桓公弟晉於鄛而立之孔疏云晉去衛甚遠以鳥獸之行爲桓所黜故擧姜奔那耳衛人立晉經不書公子其以此乎若史又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毛西河主之南禺豐氏又疑急壽爲同母皆非也壽不及料也壽不黨母弟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又亦見殺壽不忌急併及壽春秋與急後先媲美者有晉共世子而與壽合轍無人安得輕議耶

經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解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魯地按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下有奚邑此齊魯交兵之始）○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哀侯獻舞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癸巳葬蔡桓侯（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葬傳謂文誤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之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須甲乙而推故曰食必

以書朔日爲例

傳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解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魯地）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魯地）疆事也（杜解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界）吏來告（告公曰）公曰疆場（音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疏云）疆場謂界畔也至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此易主故曰場）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襄盟而背之因以怨紀者（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纂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解嘉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

孫執升曰鋒鏑至而受策九重唐之將帥大功不立其弊坐此公數言可當軍誡昭公以前凡侵伐我者皆書四鄙有備不深入也

年十無怨心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徇節疑非蔡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兄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譽息嬀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摯無子單子立其庶子貧則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胖又無子知封人非眞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爲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于魯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負芻篡立不以子臧之入告也莊十年獻舞爲楚執豈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杜解）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進之盟（提綱）隱七年忘蔑之盟爲宋伐邾是年春盟秋伐之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盟于魯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官失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杜解）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佑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按魯人讳）忽故弒不書也君子謂

如所惡而不能去以致其復惡蓋深爲昭惜之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夫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惡也

說者以昭公之弒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迫于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齊之日子亹子儀皆君也而逆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爲而弒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于野變起倉猝仲不及防君既弒仲即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弒則謬也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怨忽黨突以突爲鄭君故忽亹儀彌之弒皆不書而突自以爲鄭君又不肯以三君之弒告而已之入國視爲固然亦不以告也

經　丁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按水名今山東歷城縣西北音祿社解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管見曰于齊之一字包之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啖氏曰夫人隨喪而歸管見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九月乃葬

傳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社解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

方戰子奚忽會于澮子樂天奪之魄也生平遇篡弒之人必踴

此以申繻語起以魯告齊起以殺彭生束以兩扇格其實以易禮必取作主而下兩段皆爲繻言左證也兩禮字相應六寡君已藏過文姜請彭

生已卸都齊侯此便是忘讎之根

躍以定其位乃身死賊手孰過而問之言惡于諸侯微寓之意否則彭生齊告也而不書讎不在彭生氏有死者魯何以知殺彭生之殺亦不可得也然亦卽所謂討竄也管見云魯人其忘讎矣鄰國之君弒孔子請討況本國之君乎若以强弱論豈哀公之魯能强於齊乎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抑知皆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齊是年冬齊侯使其弟來聘致文姜也自是惟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乞師魯遣大夫戍齊此後齊魯絶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睦于紀與紀會于成又爲逆王后於紀紀侯頻來朝皆中所忌

至十年而有郎之師十三年與戰四國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絶好久矣男女之際春秋必謹豈文姜歸寧而不書如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爲齊侯之子者萬氏斯大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恐齊襄爲姜之弟然王姬之歸乃襄績娶耳非必女嫁一終而女之兄尚未取婦也則詩序史記以諸兒爲兄是也蓋鳥獸之行當自濼始而金氏疑其在室已然則文姜爲僖愛女父子異宮豈容諸兒之無忌哉

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解陳師首止詩鄭弒君也首止衛地按今河南睢州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輾高渠彌車裂

淵字起得聲勢

揄出另叙卽輾音患祭仲逆鄭子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

注云此與會瀋篇參看彼頒叙致亂之由而此倒叙也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齊襄雄狐之行不齒人類獨首止之師殺子亹雖過而轘高渠彌實爲豪舉魯人黨突故忽亹儀之事史皆無文不然夫子定大書曰齊人殺高渠彌

周公欲弒莊王○杜解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臣擅命都如國○及于難也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也

讀前段周公欲弒立而辛伯制于未發或殺或奔大禍消爲無有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讀後段知桓王詒謀不善早以立克者授意周公辛伯以並后匹嫡諫之此曲突徙薪

之謀也○王室內亂凡四桓王子克惠王子頹襄王子帶景王子朝傳紀辛伯數言前後之亂俱不出此○魏氷叔云告王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中有許多作用在不然弒王之謀必密辛伯何由知之黑肩世卿大有權力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則知胸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古人定大難徙徙有費盡心力而史未詳其本末者